

# 自強歌藝·風靡美國(四)

劉昌博

## 曹金鈴「遇鬼」

本年二月廿八日上午十一時四十分，我們匆忙地搬出舊金山假日大飯店，雖在這裏僅住了七天，遽然作別，能依依。但當我瞥見距該飯店左側五十公尺處，那幢共匪設在美國的紅衛兵「義和拳」總部的爛招牌時；我的心突然涼了半截。因為，舊金山這座美麗都市，不幸其內部正滋生着紅色的蛆蟲，倘不及時防止，前途堪憂。

我們的車子向郊外機場飛馳，為趕時間，到達機場後發覺沒有人來歡送，大家頗為洩氣。經過一番查詢，始恍然大悟，原來我們跑錯了機場，再趕到另一機場，才看到歡送我們的僑胞在那裏已苦候多時，真過意不去。由於，時間已來不及，只好在機場吃午餐，搭乘一小時後的下班飛機到華盛頓去。

原來，美國大城市往往有好幾個機場，甚而一家航空公司也有一個機場；倘不事先弄清楚是那家航空公司，那就難怪要跑錯機場了。

當天下午一時許，我們作了一次橫越美國北部的長途飛行，先從舊金山沿海岸北飛，然後取道芝加哥飛往東海岸的美京華盛頓。我存心要在機上作一次完整的鳥瞰，六小時的長途航程，飽覽了北美景色。

因為，天氣良好，視野開闊，美國西北和東北部的「錦繡大地」；我從飛機的窗口俯視，清晰可見。

美國的西北部是山岳地區，縱目下望，儘是起伏的山巒，交錯的峯嶺；往往數十里不見房屋，不見炊烟。有些山峯，白雪皚皚，尖如刀劍，使人有「高處不勝寒」的凜冽感。

東北部則是另一番景象，平疇萬里，一望無垠，大小城市星羅棋布；這些城市由縱橫的高速公路，鼻直的鐵路和蜿蜒的河川，把它們連綴起來，編繪成一幅繁榮富庶的圖案畫。

由於，要換乘飛機的關係，我們在芝加哥國際機場停留兩小時。機場外面下着雪，冷的要命，白嘉莉，崔苔菁渾身發抖；楊小萍、曹金鈴、

辛永秀和張明麗，穿有厚厚的大衣，滿不在乎。我和張帝專心在看管行李，倒不覺怎樣寒冷。大家枯坐無聊，有的在走廊上拍照片，有些到商店裏欣賞琳瑯滿目的陳設，好不容易才把兩小時打發過去。

我們於黃昏薄暮時，再從芝加哥南飛華盛頓。當飛機在芝加哥上空盤旋時，我始發現這座城市真大；可惜密立的烟窗所冒出的黑煙，已把它美麗的容顏污染了，以致那些高樓大廈也失去原有的光彩。

迄晚上九時，我們飛抵華盛頓機場，雖是寒冷的深夜，我駐美大使館文參處文化參事張仁家先生，專員余宗玲女士及留學生代表多人，至機場歡迎和照料，令人感動。

張參事把我們安排在一家環境很幽靜的旅館住下，旅館內的陳設古色古香，一派古典型態的法國情調，男女侍者皆在五、六十歲左右，氣氛「古」得十分調和。難得的是旅館四周古樹參天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鳥在林間鳴叫，似乎有些陰森

的感覺，恍如狄斯耐樂園的「鬼屋」。  
我們團員中以崔苔菁和曹金鈴最膽小，他兩人住的房間，恰巧有扇窗門破了，在黑夜的寒風



德州首府奧斯汀的一家中國飯館——姊妹餐廳前，自強團員與留美同學合影。

中搖曳，不時發出怪異音響；致輾轉反側，無法入夢。到午夜時，他兩人房間內傳出悽厲的叫喊，把張帝、張明麗和我吵起來；我們害怕發生任何意外，急忙打門進去查看。

「有鬼啊！有鬼！」這是曹金鈴的聲音。

「救命啊！救命！」崔苔菁在驚呼。他二人已嚇得花容失色，驚怖萬狀。

原來午夜風大，破損的窗門及窗外的樹枝搖擺幌動，好像有人要從窗口爬進來，兼之他兩人把在狄斯耐樂園「鬼屋」所見的印象連接起來，再加這座老屋彷彿電影裏面的「兇宅」模樣；於是，他們真的以為有鬼魅作怪。

### 張帝被驚倒

素稱膽大的張帝，他是個「無神」兼「無鬼」論的狂徒，他說：

「待我把窗門關好，就沒有鬼了。」他大步走到窗口正擬關窗門時，忽然

黑影幌動，怪響大作……嚇得張帝倒退兩步，摔在地氈上；自然，曹金鈴，崔苔菁和張明麗更被嚇的抱擠一團。老實說，我當時也吃驚非小。

「他媽的，邪門，真像有鬼嘛！」張帝爬起來沒好氣地說。

窗外林木間仍有響動，我仔細觀察，才解開此一怪事的謎底。我安慰他們說：

「不是鬼怪，是鳥飛；你們聽，一羣

鳥還在林間亂飛。」

「你們看，張帝被鳥羣嚇壞了，鳥羣也被張帝嚇跑了。」張明麗壯起膽子接口說。

原來，是一羣鳥在窗口外的牆沿棲息，被張帝的驟然關窗行動嚇得繞林驚飛。

從此，崔苔菁和曹金鈴再也不敢住那間房間，只好搬到張明麗的房間裏擠一晚上。

鬧了一晚上的「鬼」，第二天大家的精神都不好，崔苔菁和曹金鈴沒有勇氣回到「鬼屋」。雖然，辛永秀和我，對這家旅館的幽靜環境，古典形式的建築，以及各種古色古香的陳設。感到懷戀。但是，我們仍然搬到鬧區一家新建的假日大飯店住下。

是個難得有陽光照射的晴天，我們不讓長途飛行的疲勞恢復，在留學生代表，大使館官員和新聞天地駐華府記者續伯雄先生陪同下，先後參觀了國會，傑弗遜紀念堂、林肯紀念中心，甘迺迪藝術中心及五角大廈的外貌。

我們誇過波托麥河，到了惠靈頓國家公墓，在這座山嶺上，埋葬着美國歷史上許多有名和無名的英雄，一片新墳是最近在越戰犧牲的勇士。我們會到美國故總統甘迺迪墓上去憑弔，墓上的「永恆的火焰」在熊熊燃燒着；他的墓旁，還有他兩個死去的愛兒的墓。他的弟弟羅伯、甘迺迪，也埋在墓側不遠。羅伯、甘迺迪是在加州大飯店被人暗殺殞命的。

離開甘家兄弟墓地，接着去憑弔「硫磺島登陸紀念像」，它是為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美國海軍陸戰隊冒着重大的死傷登陸硫磺島時，

有七位勇士在島上山頂豎立美國國旗的英姿，旨在顯示陸戰隊的壯烈犧牲精神。

美國人把國防部所在地的五角大廈，建築在惠靈頓國家公墓的山坡下，近在咫尺，似乎寓有深意。彷彿在暗示軍事將領們不可輕啓戰端；因為，「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皆是深閨夢裏人」。

最後，我們才去參觀世界鈎心鬥角的主要政



楊小萍(中)和劉領事定一(左)洪領事讀(右)合影

治舞台——白宮。辛永秀、楊小萍、白嘉莉與我合坐一輛車，由一位留學生代表駕駛。在下午豔陽的照射下，氣候溫暖如春，楊小萍和白嘉莉在車上輕輕地哼着她們最拿手的歌曲，妳一首，我一首，唱的實在動聽；駕車的同學嘴角帶着微笑靜靜地欣賞。

車子輕快而平穩地穿過寬的街道，越過波托麥河，再從林木參天的河谷通過，居然駛向一望無際的原野去了。我在傾聽楊小萍和白嘉莉的歌聲，並沒有注意到白宮的位置和其路程的遠近。

「我看過地圖，白宮是在市區中心，怎麼車子開到郊外來了？」辛永秀提出此一疑問。我們同被她的疑問所感染，楊小萍和白嘉莉的美妙歌聲也停止了，大家都注視開車的同學。他却慢條斯理地歉然笑說：

「我也知道白宮在市區內，因為，楊小姐和白小姐的歌聲太動聽了；我不願錯過欣賞的機會，故特別避開白宮開往市郊兜一個大圈子。」

### 白嘉莉小恙

我們聽了啼笑不得，歸途中，楊小萍和白嘉莉怕他再兜圈子，沒有再唱歌，車子很快開到白宮門前。由於，時間已晚，我們只好在外面瞻仰一番，無法登堂入室，看個究竟。

「都怪妳們兩個，舌頭發癢，唱的不停，害我沒法到白宮裏面看看。」辛永秀不只

一次嗔怪楊小萍和白嘉莉。

廿九日上午九時，我駐美大使沈劍虹先生，曾在大使館召見我們，語多勉勵。當天及第二天中午，大使館李參事至善和張參事仁家，分別設宴招待我們，盛情可感。

三月一日晚八時，我們在距離華盛頓四十分鐘汽車行程的馬里蘭州立大學演出一場；雖然，主辦此次演出的留學生代表於當天下午四時方找好場地，臨時用電話通知附近居住的留學生、學人和僑胞，但到場觀賞者仍有五百多人。

演出時，國旗初進場，即贏得掌聲如雷。我們始放下一顆忐忑不安的心。因為，沒有舞台，所以我們不須化粧；由於，沒有樂隊伴奏，我們只好清唱一番。大家不分彼此，也沒有台前幕後的劃分，彼此很親切地圍擠一起，變成一不拘形式的同樂晚會，效果至為良好。

「急智歌王」張帝先出場演唱，接着崔苔菁，張明麗、白嘉莉、楊小萍依序出場演唱愛國歌曲及時代歌曲；辛永秀因有鋼琴伴奏，一口氣唱了四隻藝術歌曲。由於，缺乏音響和燈光設備，致曹金鈴的舞蹈無法施展出來。但同學們中有擅長歌唱者，則間隔出場表演，故節目能造成一陣陣的高潮，直演至九時半才結束。

三月二日下午一時半，我們和華盛頓告別，飛往世界金融中心的紐約。當我們抵達紐約時，天空飛舞着雪花，寒風刺骨；兼之，接待單位事先未有充分準備，女團員深感不便，頗以為苦。

他們的宣傳也頗有問題，辛永秀是位國際知名的聲樂家，其宣傳海報上偏說她是位國際歌星

，致華埠報紙在她照片下註明是「高音歌后」。他們不依照國內所寄宣傳資料宣傳，偏要自作聰明暗改一通；這使身為國立藝專，實踐家專及中國文化學院聲樂教授的辛永秀，好不開心。

「劉處長：你看，他們把我當歌星宣傳；以後，我回國開音樂會要是發生身份問題，你可要負責啊！」她拿了報紙指給我。

到了這種地步，我只有硬起頭皮，答應負責到底。我要找主辦單位在第二天中文報上更正一下；復經我多方勸說，辛永秀才解開深鎖的愁眉。

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白嘉莉到紐約後，其嬌怯怯的身體，受不了寒冷的氣候，竟然病了。她病後，臉色蒼白，四肢無力，吃下東西又嘔吐；病容慄慄，一副林黛玉生病時嬌弱模樣，好不令人着慌。

白嘉莉生病後，還有怪脾氣，不喜歡看醫生，討厭吃藥，害怕打針；試想不打針吃藥病怎會好呢？二日及三日沒有演出，趁這兩天休息，非把她的病醫好不可，否則，演出的節目將受到嚴重影響。

我像哄騙小孩一般，勸她看醫生，經留學生們的陪導，她總算看了醫生，但拒絕打針；醫生不得已，拿了幾包藥給她吃。她回房間吃藥，一嚼藥是苦的，非但不準時服下；甚而竟然扔掉了。在美國看一次醫生，美金是二十元，貴得要命；真是糟塌自己身體，又作賤鈔票。

我一直就心白嘉莉的病，怕她不肯吃藥，在演出前好不了。

我們住在曼哈坦一家名叫塔伏特的大飯店裏，樓高廿四層，我們住在十四層樓，這是家「老爺飯店」，外貌和內在皆相當陳舊古老。如不給小費，休想侍者大人招待你。

我們發現紐約這個聞名世界的老大都市，如透視其高樓林立，巨廈櫛比的外貌；定會瞭解它是一座骯髒，混亂，且隱藏危機的地方。晚間，街頭到處是游手好閒，等待發橫財機會的黑人；何況天空還不斷飄飛着雪花，寒風刺骨，我們實在沒有心情出去逛街。於是，大家蟄居旅社裏，煩悶得發慌，心情自然不佳；我和張帝有度日如年之感，真希望早些離開此地。

白嘉莉的病，使大家心情不好；都就心四、五、六這三天的演出走樣。

### 何文惠助陣

詎料，四日天氣放晴，天空不見雪花亂飛，氣溫增高，而白嘉莉的病竟然好轉不少。據白嘉莉說：她生來怕冷，天冷生病，天熱病癒；故親友們笑她是一具「活的溫度計」。

從四日起，我們的心情隨天氣而開朗起來。

四、五、六日一連三晚，皆在華埠勿街六十二號中華公所禮堂演出；這間禮堂是地下室改建的，全場僅有六百多個座位，而我們上演期間每場容納觀眾千人以上，致站票觀眾擠滿場內所有空間，演員入場化粧都要多人開道，方能擠進來。

演出場所除狹小外，還有三個缺點：一是舞台太窄，歌舞時施展不開，尤以舞蹈節目為然。

。二是場內只有一扇大門作進出口，沒有後門和側門，萬一發生事故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三是原本狹小的空間，還有幾根鐵柱子在場子中央遮住觀眾的視線。

主辦這次演出的，雖名為留美中國同學會聯合會，實際上只有該會正副會長趙建成，歐陽光兩人而已；他兩人的辛苦，我們很感動；但偌大的一件事情，並不是一兩個人可挑起來的。

由於，紐約唐人街環境複雜，青少年幫派衆多，有的擁衆上百人，且攜有槍械，實力強大，儼如霸佔一方的地下軍閥。

主辦單位一則為省事，再則為防止其他幫派前來滋事；於是，把演出場內諸如收發票，前後台管理，秩序的維持，以及我們在紐約期間的安全問題，全部委託擁護我政府的「華青幫」青少年負責。

這些青少年，作事認真負責，光是站在大門口收票人員就有八人。因為，每場入場券分贊助券和榮譽券兩種，前者每券美金三元，後者每券美金十元，搶購一空，復又大量銷售站票，致場內擠得滿坑滿谷。主辦單位不租一間較大的演出場所，真是失策。就難怪站票太多，空間太少。我很欽佩紐約僑胞在觀劇時的君子風度，譬如說，花二十元美金買來一張黑市榮譽券，進場後發現並沒有坐位，就乖乖當站票觀眾，且口不出怨言；甚而還毫不吝惜地熱烈為我們鼓掌，來表示他們對精彩節目的欣賞。

我們表演的節目仍分為三部份，歌唱，舞蹈及歌舞短劇；因在美國已演出多次，更穿插得天

衣無縫，顯得緊湊而精鍊。

辛永秀的鋼琴伴件何文惠，不遠千里趕來紐約助陣；她演唱的藝術歌曲「茉莉花」、「我住長江頭」、「紅豆詞」及「蝴蝶夫人」歌劇選曲，令人興起「此曲只有天上有，人間那得幾回聞。」可惜，台下的僑胞未必全能欣賞。

我記得四日晚間在紐約露險的一場，張帝一出場就不同凡響，他用一首新編的歌，異常巧妙地把現場的情景描繪出來。

「各位僑胞，我張帝真有福氣，能在中華公所禮堂見到您；我們這次來到紐約不是爲了賺美鈔，是代表國內同胞專誠向各位拜年的。」

「我看台下的僑胞擠得滿滿的，我張帝心中有說不出的歡喜；您們有的買了站票，這不是我的錯，但我仍要說一聲對不起。」

他的開場白，簡鍊、活潑、口語化，大家聽得懂。當然最難得的是他咬字清晰，歌聲宏朗，使每個人皆能聽請他唱的什麼詞句。

### 左派敲竹槓

我們每場演出的壓軸戲是舞蹈「中華兒女」，其實，這不僅是歌舞表演，且是歷代服裝展覽；分由白嘉莉、張明麗、楊小萍、崔苔菁及曹金鈴，依序穿着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苗等五族少女服飾出場，翩翩起舞。她們是依着各民族的代表性民謠的音樂旋律而舞蹈，譬如白嘉莉則穿漢族的鳳仙裝，依「花好月圓」舞曲跳一隻漢族舞蹈。張明麗則隨滿族民謠旋律，穿上珍妃型旗裝而舞，楊小萍則着蒙古裝，跳一隻蒙古的「筷子舞」

；她是學舞蹈的，舞姿中還滲和了特技表演。崔苔菁跳的是新疆舞，曹金鈴表演「苗女弄杯」。咸皆活潑可愛，多彩多姿，優美絕倫；暗示我中華民族是由這五個主要民族組合成的。

「中華兒女」舞蹈後，緊接着是大合唱，全體男女團員持國旗，團旗出場高唱「領袖頌」及「凱旋歌」。尤其是「領袖頌」，當我們用宏壯嘹亮的聲音高唱？

「領袖！領袖！偉大的領袖。  
你是大革命的導師，  
你是大時代的舵手。  
讓我們服從你的領導，  
讓我們團結在你的四周。」

我們唱到這裏，有些老華僑感動得掉下熱淚

「爲了生存，  
爲了自由，  
大家一齊來戰鬥。  
中華民族發出了反抗的怒吼，  
鐵幕裏的同胞，  
再也不能忍受。」

爲了生存，  
爲了自由，  
人人需要戰鬥，  
人人需要領袖。  
人人需要領袖。

我們唱到此處，青年一代的僑胞受到了感染；看他們的神情，彷彿馬上要爲反共復國而戰鬥一般。

「我們要在你勝利的旗幟底下，

打倒毛匪，  
驅逐俄寇；  
把國家民族拯救。

領袖萬歲，  
領袖萬歲，

我們永遠跟你走，  
我們永遠跟你走，  
我們永遠跟你走。」

歌聲甫畢，國旗飄揚，台下所有僑胞掀起雷動的狂熱掌聲；他們不全是讚譽我們的歌聲美妙，他們是要在「勝利的旗幟底下」，永遠跟着蔣總統的步伐走。

我們每場演出時，台上總懸着一幅大國旗，最後的大合唱又打着國旗出來；這在紐約的共匪嘍囉們看來，是非常不開心的事情，我們所預期的麻煩事兒，終於來了。

六日晚上七時半，我在後台看見「華青幫」的青少年們，行動詭祕，神色倉惶，好像有什麼大難快臨頭的模樣。我看在眼里，不知他們在搞什麼鬼，悶葫蘆老是解不開。於是，我爲了全團七位男女團員的安全，站在實際負責人的立場，我向華青幫的「老大」伍堂提出請求，要他告訴事態的真相。他先支吾其詞，彷彿有難言之隱，一味顧左右而言他。最後，我忍不住提出抗議，倘不告訴我事態真相，我將考慮今晚拒絕演出。伍堂見我態度如此堅決，他把我拉到一個燈光暗淡的角落裏對我說：

「處長！這件事說來話長，我只好撇開紐約唐人街的江湖恩怨，幫派過節不講。」  
他剛講到這裏，張帝是個精靈鬼，他也嗅到

今晚的氣氛不對勁，慌張地湊過來查問究竟。我暗示伍堂不要隱瞞張帝，但講不妨；於是，他才繼續說下去：

「你們自強綜藝團來紐約唐人街演出後，空前轟動，賣座鼎盛，受共匪支持的唐人街另一幫左派流氓，看得眼紅，要敲榨主辦單位美金五千元；否則，今晚他們不會干休。」

「他們今晚真會搗亂？」張帝迫不急待地問。

「你們來看」，他拉我們到台上幕簾角向下窺視，指着舞台下和第一排前的空間地位，擠坐在地上的二十多個奇裝異服的長髮嬉痞青少年說：「他們就是無惡不作的紅色小鬼，每個人身上還暗藏着短槍，這些王八蛋，今天真的要跟我們拚上了。」

「那我們怎麼對付？」我急問。

### 「槍口」下高歌

「第一、千萬別告訴女團員們，怕她們心裏有了疙瘩，影響今晚的演出效果，反會出岔子。第二、萬一我們和他拚上了，請你們二位趕緊把女團員送進化粧室，然後關上大鐵門。第三、對付這般鬼子，那是我們的事，你們就別煩心了。」他說完後，就去調兵遣將；他的兄弟們似乎都接受他的指揮，但氣氛一直是緊張的。

女孩子天性愛美，一個個在化粧室專心化粧，對外面的緊張氣氛沒人查覺；我和張帝放心不少。

晚七時五十分，要開演了，台下擠滿沙丁魚

罐頭似的現象。

伍堂領導的華青幫青少年，竟有五、六十人佈滿會場，單在後台即有一、二十人，另有一、二十人則在舞台前監視對方，其餘則散佈在會場大門口及觀眾羣中，劍拔弩張，形勢險惡。

白嘉莉是節目主持人，她爲了出場時拉幕的芝麻點子小事情，認爲不合意，在未拉幕前鬧情緒，使小性子。張帝看不順眼，把她着實批評了幾句，她便跑回化粧室淚淚暗泣，不肯出場。

我看大勢不妙，趕緊去勸說白嘉莉以團體榮譽爲重；復經張明麗在旁幫腔游說，好不容易才把白嘉莉連請帶拉地推上場。白嘉莉畢竟是舞台上成名演員，經驗豐富，她在幕前面向觀眾時，好像換了一個人，滿臉笑容，艷光照人；剛在後台的不愉快事情，已在她嬌美的面容上找不到任何痕跡。

我和張帝以爲後台進沒事了，誰知，崔苔菁又在發小姐脾氣；因爲，她一再交待主辦單位的一位趙先生，說她的兩位親戚來看表演時，務必找兩個位子，誰知這位趙先生忘的一乾二淨。當崔苔菁的親戚來了，沒有坐位，她尷尬不堪，好沒光彩，自是不開心。我叫主辦人員在後台化粧室抽出兩張椅子，崔苔菁臉上才綻開了笑靨出場表演歌舞。

我和張帝都在暗中禱告，今晚千萬別出事，這是紐約最後一晚演出；明天就到南方去了。如果，真出亂子，會場沒有側門及後門，後果真不堪設想。

節目一個接一個進行，比昨前兩晚都精彩，

響亮的掌聲，就心震垮屋頂。有人建議我，把愛國歌曲少唱些，國旗不必出場，免得招惹麻煩。我嚴詞拒絕，認爲越在艱困環境中，越應把握原則，堅定立場；否則，台下的共匪爪牙們，以爲我們怕他們呢？

華青幫青少年也說：他們拒絕共匪在紐約唐人街「紅衛兵」幫派的敲榨，不是心痛錢，而是面子，寧死也不輸這口氣。

節目進行到一半，有四個美國警察進場維持秩序，他們全副武裝，有如臨大敵的味道。他們四人進場後，共匪的爪牙莫不神色張惶，連保護我們的華青幫人員也悄悄擠入觀眾羣中，他們彷彿老風看見貓兒般的害怕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是老一輩的華僑，就心會場出亂子；特暗中打電話叫美國警察來維持秩序，以防萬一。

由於，節目的精彩，美國警察的保護；我們在近百枝槍的「槍口」下，總算演完兩小時節目；謝幕後，我和張帝已疲累不堪。可是，女團員尚不知情，一向心細的楊小萍還笑說：「今晚演出時，我看處長和我們的歌王，有些反常，是什麼不對勁？」

「大概是想家吧！」辛永秀也幽默一句。其實，我真想回家；如果，我有翅膀，現在就想飛回去。

### 張明麗玩雪

在紐約的演出是成功的，白嘉莉抱病登場；曹金鈴也帶病表演，因她的扁桃腺發炎，常影響情緒。但她們在演出時均全力以赴，精神可佩。

我們在紐約住了五天，除忙於拜會，餐會及演出；也曾抽空到曼哈坦區域走馬看花參觀了一些地方，如帝國大廈、勝利女神像、林肯表演藝術中心、華爾街及無線電城。女團員則只對超級市場及百貨公司感到興趣；至於，滿街的黃色電影則無暇一顧。

最開心的事情，莫過於六日晚吃罷宵夜後，已是深夜一時許，走出飯店，雖是寒風怒吼，但天空雪花紛飛，街頭汽車頂上已積滿一兩寸厚白雪。因為，這時街上行人稀少，張明麗童心未泯，抓起一把雪球拋向張帝衣領裏；於是，大家像小孩子一般打起雪仗來了。一陣追逐笑鬧，忘記了勞累，忘記了寒冷；我和張帝更忘記了晚間在「槍口」下演出的恐怖。

七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，我們從紐約飛往南方喬治亞州首府愛塔南塔；因紐約主辦單位的車輛沒有安排妥善，團員們雖趕上飛機，但行李和道具却沒有搭上同一批飛機。

我們於當天下午四時許飛抵愛城，女團員們莫不笑逐顏開；原來，今天早上紐約正飄着雪花，冷得每個人都發抖。可是，現在的愛城，可愛極了，艷陽高照，正是春暖花開的春日景色，難怪她們脫下厚重的大衣後，莫不欣喜若狂。

因為，當晚七時半即須演出，所以，接待我們的留學生代表房大業、朱閻青、李澤光、李澤厚、張適中、蕭志夫和周學元等，分別開車把我們直送演出場地。

這個演出場所，是喬治亞理工學院學生活動中心，新建落成不久，可容觀眾兩千人。團員們在

後台化好粧後，就等候下班飛機把服裝道具運到後，即開始演出，當然沒有休息喘氣的時間。

請來為我們伴奏的樂隊，是三個美國人，一個鋼琴手，一個小喇叭手，另一個是吉他手；他們只能看懂有五線譜的中國歌曲。好在我們帶有五線樂譜，張帝、白嘉莉和崔苔菁能講一些英語，配音工作就如此生不熟地進行。從四時半配音、練唱，直到五時半，大夥兒才到學生餐廳胡亂吃些飲食，然後又回到原地配音。因為，配音工作不作好，上場時樂隊不會演奏，再好的歌舞也無從表演。

我們在後台，化好粧，眼巴巴等到七時，服裝道具還沒有運來。但是，一兩千觀眾早已在會場大門口排長龍，鶴候入場，真急死人。

七時卅五分，服裝道具終於運到，排長龍的留學生和僑胞們，見此情形，自動前來幫忙搬運，從樓下搬上二樓，雖很費力，人多，動作快，沒十分鐘，就全搬到後台。女團員們實在能幹，她們翻箱子，開皮包，沒有多久時間，就像變魔術一般換好服裝出場表演；宏亮的掌聲，使她們獲致鼓舞，表演的更起勁。

我們演出的節目，原是跟在洛山磯、舊金山、聖地牙哥和紐約一樣多；由於，外國樂隊有時間限制，還要趕場，只得準時閉幕。他們每人演奏一場美金一百元，如要延長時間，每人就得再加美金一百元。倘若，我們自備樂隊的話，我相信效果更好，觀眾會更感到滿意。

許多僑胞和留學生，開車四、五小時趕來欣賞，看見他們堆着滿意笑容回去，有的還和演員

們拍照留念後，才依依作別。

我們在後台卸裝畢，同學們請我們到一家中國餐館吃宵夜，太餓了，吃得真開心。餐館的主人，特叫一位漂亮的美國小小姐向每位團員呈獻上花圈一個，套在頸項上。這位獻花小姐對男士則送香吻一個，張帝倒是滿不在乎，而且希望多多益善；我對這種洋規矩，很不習慣，感到十分尷尬。當這位美國小姐在我臉頰上親吻時，其餘女團員如崔苔菁、張明麗、白嘉莉、楊小萍和辛永秀，則在一旁鼓掌助興，場面異常熱鬧；一天的忙碌，也忘了。

我們原定八日飛往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，九日在奧斯汀演出。惟愛城附近的南卡羅琳城中國同學會負責人胡志強，多次長途電話催我們前去演出一場，且其宣傳招貼已貼出，票已賣了；倘若我們不去的話，該會勢將失信於人，共匪潛伏該地的赤色嘍囉必藉機攻擊。該會必難於下台，今後的愛國活動更無從展開。因此，我們為了該會愛國留學生的處境作想，兼之盛意難却；遂改變原定計劃，到南卡羅琳城加演一場。

由於，連日勞累，白嘉莉和崔苔菁皆病了，前者患感冒，後者發高燒；我留下曹金鈴在愛城照顧她們兩人。

### 穿皮鞋觸電

我和張帝、辛永秀、楊小萍、張明麗一行五人，於八日下午三時從愛城飛往南卡羅琳城，大約有從台北飛香港的航程。我們於四時抵達，甫下飛機急忙趕到南卡羅琳大學大禮堂，以最快速

度和美國人樂隊配音；因道具無法帶去，且沒有時間化粧，只得「清唱」方式表演。他們都知道我們是臨時遠道趕來，故我們每唱一首歌，甚而每講一句話，他們皆以狂烈掌聲歡迎；總而言之，在座的八、九百留學生，華僑和美籍人士，他們皆因我們能趕來而感動萬分。據說：這個二十多萬人口的小城，從沒有任何中國藝術、體育、文化團體和政府官員去訪問過。

該城中國留學生告訴我：南卡羅琳城是座大學城，州立南卡羅琳大學就設在市區中心，學生多達四萬人，中國學生大約有二百多人。

全州運動風氣濃厚，尤以鬥雞聞名全國，街頭到處可見雄雞戰鬥的雄姿浮雕，許多運動衫及日用品皆以雄雞的鬥姿作標誌。據說：該州在籃球和橄欖球（美式足球）方面也甚負時譽，倘有球賽，全城商店歇業，大學停課，傾城前往助陣，其瘋狂程度甚過我們對於少棒的熱愛。南羅琳一直與北卡羅琳不和，就是一場籃球賽種下的禍根。

我們一行五人，當晚八時在南卡羅琳大學演出，九時半演畢；許多中外人士圍住我們要照片和簽名，連我也不例外。我們於十時四十分再搭班機返回愛城，迄十一時五十五分才回到愛城休息，旅途的緊張和勞累，不言可喻。

愛城南塔春光明媚，艷陽高照，景色宜人；因此，白嘉莉、崔苔菁的小毛病，經過一天的安靜休養，霍然而癒。

愛城是美國南方一個大城，有許多名勝，如當年「亂世佳人」電影故事發生的地方「餓狼陀

」，其遺蹟猶存。全城街道整齊清潔。社會秩序安定，有典型的南方樸素風味。

由於，愛城整年陽光充足，氣候乾燥；旅館內皆舖有地毯，我們每人皆穿了皮鞋，無論進出旅館推拉房門時皆有電流，好不難受；甚而，兩人的手指碰在一起也會觸電，使人冷不防嚇一跳。女團員們相互喜歡手牽手走路，在愛城手一接觸，渾身有觸電的奇異而驚恐的感覺。據說：這是因氣候乾燥，皮鞋在地上摩擦生電的原故，好在電流輕微；否則，愛城男女青年不敢「接吻」了。

我們照原定行程於九日下午一時與愛城作別，飛往德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，飛行中途有人打電話給航空公司說飛機上有定時炸彈。於是，飛機到途中一小站降落停下，徹底檢查兩小時，才繼續往南飛行。當時，我們在機上提心吊胆，就心定時炸彈作怪。迄五時許，始抵達奧斯汀。

我們到奧城後，首先忙着和美國人樂隊配音；於當晚八時在德克薩斯大學演出一場，七、八百觀眾中，外籍人士幾乎佔了三分之一。留學生和僑胞們說我們演出的節目，治療了他們的思鄉病，也增強了他們對自由祖國熱愛的向心力。

當晚，留學生們請我們到市郊一個山嶺上吃宵夜；席間，我們喝過他們自製的葡萄酒和自炒的糖醋排骨；難得的還吃到從台灣寄去的生力麵，別饒風味。

德州首府奧斯汀，是一座向平面發展的典型南方都市，街道寬闊而整潔。畜牧業發達，盛產石油，富庶而繁榮；這是美國前任總統詹森的故

鄉，德州父老捐款為他興建的詹森博物館，高聳市郊，足與華盛頓的甘迺迪藝術中心媲美。

### 謝絕夜總會

德州民性强悍好勝，在傳統上德州議會的屋頂要比全美各州議會屋頂都高。最近，另有一個州議會的新建屋頂比德州的還高兩公尺；於是，德州佬大動肝火，立刻撥款把州議會屋頂再加高五公尺，這項加高工程，我們去時剛新建完成。

從六日起到九日止，這四天的四場演出，在表演史創下奇蹟。從美國的東北部演到西南部，恍如在日本東京演出一場，第二天趕到台北表演；第三天飛往香港演出後，又於當晚趕回台北；第四天又從台北遠飛印尼雅加達表演，航程的遙遠，行程的匆忙，節目的緊湊，辛苦的情況，自非親歷其境者所可想像。

十日下午七時，我們又馬不停蹄地從奧城向西海岸作長途飛行，在五小時的航程中，曾在途中的達拉斯、休斯頓等個三大城換機三次；於午夜後，才回到初來美國表演的舊遊地——洛杉磯。

我們在達拉斯城換機停留時，曾瀏覽這座大城，它是九年前因甘迺迪總統在此被刺殞命而聞名全世界。如今，甘迺迪被刺殺處，業已變成該城的觀光勝地，令人感歎不已。另一大城休斯頓，是美國的太空發展中心；可惜沒有時間去參觀。

十一日及十三日，我們再在洛杉磯各演出一場，每場爆滿，觀眾總在兩千人以上；前一場演給留學生看，後一場演給華僑觀賞。對象不同，



受歡迎的程度一樣。

尤其，十一日晚上的演出，洛山磯市長岳地及市府高級官員皆蒞臨觀賞；岳地市長且於我們演出前，贈送全團一張榮譽市民證書，真是莫大的榮譽。

我們從奧斯汀飛來洛山磯時，走得匆忙，辛永秀的三隻皮箱沒有隨機帶來。她爲了晚上的演唱，特自個掏腰包買了一套晚禮服。她表示不珍惜衣服的遺失，金錢的損失，只就心一條白金項鍊會丟掉；因爲，這是她上個月和未婚夫錫島吉朗先生訂婚的紀念信物，怎可遺失？她的珍惜愛情，由此可見。幸好，第三天她的三隻皮箱運來了，白金項鍊也沒丟掉，就放下了心，她解開愁眉。

十二日沒有演出，我們被招待遊覽世界賭城——拉斯維加斯。我和張帝、張明麗、辛永秀乘一輛小轎車，在沙漠裏飛車五小時，方抵達這座夜之城——白天沉寂，晚間活躍。晚上，燦爛輝煌，多彩多姿的巨型霓虹燈，照亮了賭城的夜空，向全世界的觀光客拋出它誘惑性的媚眼，招引人們陶醉在它的懷抱裏。它的主要街道只有一條，但沿街林立的大小賭場，已够觀光客耗盡身上的鈔票。

十四日上午十時四十分，我們從洛山磯飛離美國大陸，迄下午四時抵達太平洋中的美麗島嶼——夏威夷。我駐夏威夷總領事館，原安排我們於當晚八時在克拉哈·希爾頓大飯店的夜總會演出；因爲，我們來美是宣慰僑胞和留學生，從不在夜總會作營業性演出，務即婉言謝絕。只於十五

日晚八時，在一家美國學校大禮堂演出一場，華僑、留學生及外籍人士多達兩千多人觀賞，盛况空前，獲致好評。

夏威夷四季如春，風光如畫；其景色彷彿當地土女的呼拉舞一般迷人。它的海灘、水族館、養鳥園及珍珠港，皆各有吸引觀光客的魅力。

我們住的克拉哈·希爾頓大飯店，是世界十大旅館之一，位於海灘邊，佔地廣闊，有寬敞套房、大餐廳、夜總會、客廳、商場；還有游泳池、養魚池及高爾夫球場。

十四日晚上，我們在該飯店夜總會用餐時，湊巧墨西哥總統來美國訪問，來到夏威夷而在此用餐；因素昧平生，由於司儀的介紹，大家彼此以鼓掌來表示歡迎。

### 各單位頒獎

我們全團八人，於十六日中午離開夏威夷，迄十七日午夜取道東京返回關別已廿八日的台北，像一個倦乏的遊子；最後，還是認爲自己的國家和家園，最溫暖美麗，最溫馨，最可愛。

我們回國後，十八日下午三時，僑務委員會高委員長信，假北市中國大飯店八樓的歡迎茶會上，頒贈我們每位團員獎狀一幀。二十一日下午七時，教育部文化局長王洪鈞，在自由之家設宴款待全體團員，席間頒贈每位團員紀念獎狀一幀。四月四日上午十時，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主任梁永章代表張祕書長寶樹，在該委會貴賓接待室召見我們，並予嘉勉。

我們這次赴美演出，歷時廿八天，在洛山磯、聖地牙哥、舊金山、柏克萊、華盛頓、馬利蘭

、紐約、愛提南塔、南卡羅琳、奧斯汀及夏威夷等十個城市，演出十五場；估計觀眾當在三萬二千人以上。演出的收獲，至少有下列六項：

(一)我們發現旅美僑胞，留學生及學人，絕大多數皆熱愛中華民國和擁護蔣總統。因爲，當我們每次揮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出場，台下即響起掌聲；當團員們合唱「領袖頌」時，台下歡聲雷動。

張帝以歌聲唱出國內軍民皆在蔣總統領導下，枕戈待旦，台下喝彩聲尤多。

足證海外僑胞，留學生及學人，其內心莫不嚮往自由祖國；如今在美國的共匪潛伏爪牙，只不過叫囂的少數而已。

(二)我們拉走了尼毛、尼周會談的電視觀眾。我們在洛山磯、聖地牙哥、舊金山及柏克萊演出時，恰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前往大陸匪區訪問的時間（二月十九至廿七日），其與毛匪澤東、周恩來的會談及各項公開活動，皆由美國電視台利用人造衛星作實況播映，美國人及華僑們幾乎家家守候在電視機旁。

電視台每晚轉播的時間爲七至十一時，恰好是我們每晚演出的時間。在這一段時期中，我們共演出五場，合計觀眾在一萬人以上。

換言之，我們精彩的演出，搶走了尼毛、尼周會談的電視觀眾至少有一萬人；免受其毒素宣傳影響。

(三) 我們演出的方式，使共匪職業學生束手無策，自認失敗。因為，我們摒棄傳統口號標語式的僵硬宣傳手法，改用歌唱代替口號，寓藝術於宣傳。

我們所到之處，以娛樂節目來爭取觀眾，然後以優美的歌舞來取代標語。例如：我們用「美麗的寶島」、「台灣好」、「高山青」、「寶島姑娘」、「碧蘭村的姑娘」、「杜鵑花」……等歌曲，來宣傳國內風物之美，人民安居樂業及各項建設進步實況。我們用「滿江紅」、「領袖頌」、「凱旋歌」、「柳條長」、「長城謠」、「思鄉曲」、「白雲故鄉」、「中國父母心」、「八百壯士」、「巾幗英雄」……等愛國歌曲來喚起僑心，惟有在 蔣總統領導下，方可提前反攻復國，高歌凱旋。

最佳的宣傳方式，是張帝即景生情，臨場編歌，以他男性的宏亮歌聲，與觀眾打成一片的問答形式，來宣揚國內各項進步情形，人人讚賞，收效最宏。我們最感驕傲的事，莫過於在柏克萊加州大學，精彩的歌舞代替宣傳，在這共匪爪牙極其猖狂的所謂「淪陷區」，其職業學生原擬搗亂；後來見節目精鍊，宣傳手法高明，致束手無策，自認失敗。據說：這批共匪職業學生為此次意外的失敗，臉上很沒光彩，先後開會三次檢討。

### 獲勝而歸來

(四) 美國人士重視我們的表演藝術。我們在洛山磯表演時，其市長岳地曾偕同市府高級官員前來觀賞；演出前並贈送本團一張榮譽市民證書。足見我們自強綜藝團對宣揚中華文化，增進國民外交方面，確有助益。

(五) 完成宣慰僑胞，留學生及學人的任務。我們是在國家最多難，國際姑息逆流最泛濫的時間，前往美國演出；所到之處，僑胞萬人空巷歡迎。

我們演出的節目，強調國內政府和軍民對他們的關懷，是向僑胞們「拜年」，是向留學生和學人「問好」。

故使得各地華僑，留學生及學人萬分感動；他們認為政府在如此艱困處境下，還想到派遣藝術團慰問他們；遂更增進了他們的向心力和愛國心。

(六) 開拓了我國表現藝術輸美市場。在東南亞各國原屬我國表演藝術輸出的獨佔市場；自從共匪混進聯合國，客觀形勢已有改變。繼之，越南、高棉及寮國戰亂擴大；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及印尼，其國內常受共黨份子騷擾，社會秩序不安定，多半處於軍事狀態，對我國藝術團採取限制態度；韓國及日本，我國大型藝術團難於輸進去。

因而，市場一天比一天狹窄，祇剩新加坡及香港兩地；倘不新闢市場，前途殊少樂觀。

途殊少樂觀。

自從我們赴美演出後，華僑社會莫不驚訝我國歌舞藝人的技藝造詣，不下於第一流國際藝人。最近已有旅美華僑回國邀請李棠華特技團、光華歌藝團及藍天歌藝團前往表演，均有良好表現；尚有不少歌舞技藝團體，正由旅美華僑回國邀請中。

總之，自強綜合藝術團美國之行，的確為我國表演藝術開拓了美洲市場，突破了藝術輸出及文化交流的現狀。

我們這次訪美所見，共匪正處心積慮，向美國輸出各種包有糖衣的毒素；並在國際姑息份子間，散播於我政府不利的迷魂藥；我國旅美的千萬華僑，留學生及學人中，已有不少受其惑惑。今後，我們要在海外對匪文化作戰，美國正是一個最重要的戰場。我們此次訪美宣慰僑胞，留學生及學人的成功，只能算是一次突擊性的勝利，一次良好的開始。

我們應經常派遣藝術團前往作宣慰工作，佔住這一重要據點，以鞏固旅美僑胞，留學生及學人對我政府的向心力和愛國心；進而促成自由世界精神力量的總結合。

但是，過去我們在海外對匪文化作戰，是各單位各自為政，各自為戰，事權分散，心力不集中，鮮有績效可言。今後，我們應組成一個機構來統一指揮，俾事權專一，人力物力財力統籌運用，使心力集中發射，必能擊中共匪在美國的統戰要害，大獲全勝。(全文完)



(上) 僑務委員會，中央委員會第三組，教育部文化局聯合以茶會歡迎自強綜合藝術團訪美載譽返國，會中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頒贈每位團員獎狀一幀。(中) 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主任梁永章(右第二人)代表張寶樹祕書長嘉勉自強團全體團員，右第一人為本文作者。

(下) 教育部文化局長王洪鈞頒贈紀念狀給自強綜藝團員楊小萍。